



囍

杜晶一 著

没有红烛的婚礼

7.4

广西人民出版社

沒有紅燭的婚禮

杜晶一 著

廣西人民出版社

没有红烛的婚礼

杜晶一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区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5.5印张 86.18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219—01061—3

I · 295

定价：1.75元

会议开始，一切都明白了：是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中全会！一份红头文件从一位大队干部的衣服里掏了出来，递到了赵校长的手上，请他拿给社员们念哩。曹德明在墙角背地里窃笑，越听越觉得坐的地方离赵校长太远了。一搭闲，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摆起椅子，向赵校长挪近了一两丈，才笨笨地坐了下来，然后两手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听下去。

作者手迹

没有红烛的婚礼

杜晶一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序

陈雨帆

面对晶一同志这本小说集书稿，我冷静地思考又思考，也很难找到几句传统的文学评论的用语，来表达我读过这个集子之后的诸多感受。因为，这是一位省级党校校长出版的小说集，在我国当代小说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也许，广西人民出版社并不是本着“党校校长的小说集”含有的特别意义而把这个集子列入了出版计划。但是无论如何，这本书的出版将具有它特殊的价值，文学评论家们也将会在这一点上（当然还有其它方面）对这本著作予以特别的注意。

我认识晶一同志，不是始于他的小说，而是始于他的讲演。他少年投身革命，随军南下，到了广西这方土地，一干就是四十年。这四十年他一直是个党务工作者，最初做过党的宣传工作，而后便是县委书记，工厂的领导，地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校校长；这个经历自然少不了要常常登台讲演，宣讲党的方针政策，纵谈工作计划，成

果，经验与教训等等。我在见到其人其面之前，就多次听说，他的讲演很富于文思才情。果然，我后来有机会第一次听他讲演便有同感。他没有照念任何讲稿却话语滔滔，思路清晰，一个小时的讲演里没有一句重复而多余的话语，尤其是随口带出的实例，讲得生动简洁，词句朴实而直截了当，其中常常三言两语之间展现出那么一个活生生的生活场景，蕴含着他对社会、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富于洞察力的体验，使他的讲演博得听众的认同而暴发出会心的笑声。他这样的讲演，我后来因为在他属下工作又听了不只七八次。我每次一边听就一边想：他随口带出的这些形象生动、富于感受的实例，如果记录下来，便是颇好的一则生活故事或者一篇散文，生发开去还有可能是一篇颇有寓意的小说，岂不乐美？果其然，事隔八、九年之后的今天，晶一同志的这部小说书稿，应了我当年的想望！这本《没有红烛的婚礼》小说集里的二十一篇文稿，虽然多半并不是生发自他那些讲演的实例，但都具有他讲演的语言与文思的特点，明快爽直，朴素实在。把这些小说一篇篇地读过来，就如同当年听他的演说，不须加倍用心，便可以“听”得透彻明白。

透彻明白并不意味就是简单粗浅。晶一

同志不但长期以来处身于革命斗争与生产斗争的第一线，在社会生活的大河旋涡里肩负一县、一地的工作重担，须得以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做人的思想工作”为第一公职，而且，他个人的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也饱受过“十年”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目睹过自己的亲友如何因为自己的政治恶遇而受到株连；他还因在工作的夜路上被蛇咬伤而在生死关头跟蛇毒进行过一百多个昼夜的苦斗。这样的人生经验必然地深化着他的人生价值观而使他的小说多有寓意。读一读这个集子里的《默默的卧龙岭》、《紫红色的木箱》、《李姐三》、《只有一愿……》以及《没有红烛的婚礼》，你就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生与死、爱与恨、梦幻与现实的种种促人深思的价值。

但是，晶一同志的小说虽然讲究寓意，却不追求神秘性。也许由于经历所致，他所写的小说不乏悲剧题材，却在悲剧中尽力地保留喜剧的成份，对其间的悲剧情节一直只作冷静的叙说，不多渲染，绝少慨叹，因此更显真实。和这种不追求神秘性的文思特点相一致的，则是他的小说语言的明快爽直，去除枝蔓，近似于白描。在这个集子里，你会不时读到这样的简洁却又精致、适切的文字：

到了饭店，东刚问李姐三：“早点你吃什么呀？”“四菜一汤，这是家常便饭，还用问么？”东刚按李姐三的吩咐，要了四菜一汤，服务员把饭菜端上了饭桌，李姐三便搭起腿，十分得意地吃起来。东刚在一边坐着冷板凳，苦着心看她一口又一口地吃。李姐三吃过四菜一汤，拿出洒过香水的手绢擦了擦嘴，放下二郎腿，又扯起东刚说：“走，到百货商店去看看！”她一连走了五个百货商店……（《李姐三》）

当然，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并不一味都是白描式的语言，其间也有议论，也有人物心理描写，但是，却不有意于追求论理上的完整，更无长篇大论，而是谈家常似地三言两语，点到而止，淡泊中见出真微：

（在县城小工厂当工人的）丈夫每个月只挣三十来块钱，一分钱也不曾往家里寄过。“还巴望他寄钱做哪样？都不够他自己用呢。”她（金凤）这样一想，就加劲给丈

夫做鞋了。她以为，多给丈夫寄去三两双鞋，兴许能让他省下一些买鞋的钱来，寄给家里。其实她没有知道，丈夫的钱并不是主要拿来买鞋穿的，一双塑料凉鞋，花去三、五块，就够他一年穿到头了。他的钱主要花在吃饭穿衣上。（《只有一愿……》）

晶一同志的小说即便多有寓意，也是那样言语晓畅，让我们不难感受到生活的韵律，我想，这种朴素可贵的文风，将使许多读者乐于与之交友，与之亲近。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我们在文学著作中不但可以认识生活，还可以认识到作家本人。我在这些小说里所认识到的晶一同志，乃是一个保持着党的干部应有本色的人，他对他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追求的理想，拥有着不移的信心。在他这里，读者找不到信念的危机。小说中的晶一同志，又是个生性宽大的人，对成功与失败，幸与不幸，都不表现出偏激的情绪，即便他给贬去种青菜，那他也还是象他小说那位被贬去种青菜的县委书记张风那样：“光着脚，从菜地旁边的鱼塘里用两个大木桶，一担一担地挑水淋菜，他虽然心情不快，但每当看到自己用

汗水培育出来的这些劳动果实，看看这一片翠绿的蔬菜，好象心情又得到了某种安慰。……”说到底，这本“党校校长的小说集”，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作家虽然身居“官”位，所写的依旧是“百姓家”的情感和意志。这，恰恰是任何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可或缺的特点和要素。

岑参步入壮年才开始写他的边塞诗而成为唐代的大诗人之一；笛福六十岁才开始写他的传世之作《鲁滨逊漂流记》。晶一同志年过五十才进的大学，也是这时候才开始写起小说，为时未晚。可以说，他在进大学之前乃至现在，我国当代诸多小说家成功的作品，他多半没有读过，至少没有研究过，但我们发现，他正在悄悄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成为其中之一员。

一九八九年元旦，晶一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小说，题目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这篇小说，写得很好，情节曲折，人物生动，语言流畅，读来引人入胜。这篇小说，是晶一同志在进大学之前写的，也是他写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不仅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也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重视。这篇小说，是晶一同志在进大学之前写的，也是他写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不仅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也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重视。

(001).....
(001).....
(011).....
目 录
(011).....
(081).....

序.....	陈雨帆 (1)
李姐三.....	(11)
传票.....	(12)
我还在卖青菜.....	(23)
只有一愿.....	(25)
水.....	(42)
1、2号病房.....	(44)
攀比.....	(51)
在列车上.....	(58)
五角钱.....	(65)
默默的卧龙岭.....	(68)
杨老师.....	(97)

没有红烛的婚礼·····	(100)
紫红色的木箱·····	(109)
回信·····	(115)
送礼·····	(119)
有意义的礼物·····	(125)
“权”·····	(131)
一件五元钱的秋衣·····	(144)
草鱼·····	(147)
四天四夜·····	(150)
观雏燕·····	(156)
后记·····	(159)

李 姐 三

李姐三抹了口红，擦了胭脂，戴上了项链，仔细地梳了梳新型发式，就带着十四岁的妹妹小红，乘公共汽车从田易县到春明市去。

春明市公共汽车站斜对门，有一个国营日杂商店。春明市市委书记的儿子东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就在这里当售货员。李姐三和妹妹下车后，妹妹小红就走进商店，对东刚说：“同志，请问市物资局在哪里？我不懂路。”东刚指指西边：“你一直往前走，再向右一拐，就看见市物资局的大门了。”

“同志，求求你带我去。”

东刚见顾客不多，就向别的售货员说一声，带着这位素不相识的小姑娘朝大街的西面走去。当他和小红走到市物资局门口时，手撑花伞的李姐三迎上前来，热情地说：

“啊！你就是东刚吗？”

小红赶紧说：“这是我姐姐，叫李姐

三。”

东刚给弄糊涂了，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姐妹俩明知市物资局在这里，为什么还要我带路呢？他点点头就想往回走。李姐三开口了：“东刚，说实在的，我们不是来物资局办事的，我们是田易县的人，你还记得吗？你爸爸在田易县当县委书记时，你在上小学，那时我们是在一个学校读书啊，不过我比你低两级。听说你当兵回来了，我来看你。”

“啊！原来是同学。多年不见，都认不出来了！”

“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啊。”

“现在我正在上班。”

“星期天能来吗？上午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第二天，东刚按时到市日杂商店上班，看到信兜里有自己的一封信，他急忙拆开信来看，下面的落款是：你的老同学李姐三。这信上说：“东刚，我亲爱的老同学，今天见到你有说不出的高兴！你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我呢，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我在盼望着星期天的上午八时……”东刚偷偷地看着信，不由得两手颤抖，他嘴里小声念叨着：“亲爱的老同学”，“星期天的上午八时……”是呀，自己已经是一个二十五岁的

人了。

星期天七点四十分，东刚挤过了人群，直奔市物资局大门。李姐三早已在那里等着自己了，她和前天一样，撑着那把花伞，只是换了一套更鲜艳的衣服，那衣服淡红色，套着朵朵深红色的大花，看上去十分美丽，真惹人喜爱。李姐三看到东刚来了，激动地握着东刚的手说：“亲爱的，我等你好久了。我们去公园吧，好吗？”

在公园里，李姐三一下子租了两条船，她说：“别看我是女的，划船可不怕你！”

“真的？”东刚不服气。

“不信就试试看！”李姐三说。两条船马上在湖上你追我赶。东刚哪里知道，李姐三和别的男人划船已经不计其数，真称得上是一个老水手又是一个老舵手。东刚的船划到哪里，她就紧跟到哪里，东刚觉得痛快极了。累了，两条船靠在一起。李姐三跳上东刚的船，凑到东刚的身边。她好奇地摸摸东刚的耳朵，笑着说：“你这个人真有福气，耳垂又大又漂亮。”说着乘机吻了东刚一下。东刚慌得脸直发烧。可是，他也希望她再吻……。两人对望着，久久不说话。

东刚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李姐三一把将烟夺过去，扔到湖里去了。她说：“别抽烟了。一

害身体二浪费，如果你戒了烟，一个月光烟钱都够我们两人吃了！”一席话，东刚觉得比抽烟还香。

他们相爱了。从此彼此经常通信，会面来往十分频繁。热恋中也发生过曲折。不少同志找了东刚的父母，有的说：“你儿子从哪里找了这么一个姑娘？衣服一天三换，那样好打扮，可你们东刚还是穿着那几件军衣，他俩走街，真好象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有的说：“李姐三这个人在田易县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别号‘阿散’，她欺骗过不少男人。”父母特地和东刚谈了一次，最后对他说：“谈恋爱要由自己作主，你们双方同意，家中就支持。你们可以交换交换意见，要互相谅解，要实事求是。”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李姐三又准时来到东刚的家里时，东刚决定把这些疑团和李姐三谈谈。说到“阿散”，李姐三声泪俱下，哭喊“冤枉”，冲出大门去，头也不回地跑回去了。

过了两天，东刚收到了小红的一封长信，这信上说：“东刚哥：你误会了，我姐姐排行第三，人家叫她阿三，不是‘阿散’，……”信中最后说：“我姐姐最近整天哭泣，我觉得要使她脸上再出现笑容，只有东刚哥哥你才能做得到，我求求你，东刚哥哥，